

# 飢腸轆轆的杜甫

有唐詩壇，李白是酒入豪腸、逸興遄飛，宋之問蛇蠍心腸、壞事一筐筐，元稹官居高位卻小肚雞腸。杜甫，則是一輩子拖着條轆轆飢腸。

日本的「中國通」奧野信太郎，在《燕京食譜》裏寫道：「有位研究杜子美的學者說，杜子美的詩作，從一個『飢』字開始，到一個『飢』字結束。」這點點評實在精妙，惜乎未查到原始出處。杜甫將自己空空如也的胃袋，變成了寂寞詩魂的慨嘆。別人偶爾惠賜一餐，他都要賦詩感謝一飯之德。但總是飢飽少，常餓着肚子苦吟。

春雨瀟瀟，桃李窈窕，杜甫也曾感慨：「春夏各有實，我飢豈無涯。」怎奈春夏過後，秋冬之日，依舊無食果腹：「百年已過半，秋至轉飢寒。」「天長關塞寒，歲暮飢凍逼。」

自己餓還好，杜甫最愧對的是妻兒老小跟着他凍餒交迫。「痴女飢咬我，啼畏虎狼聞。」「厚祿故人書斷絕，恆飢稚子色淒涼。」「浮生有定分，飢飽豈可逃。嘆息謂妻子，我何隨汝曹。」《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是杜甫篇幅最長的詩之一，那句「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就出自該詩。詩中，杜甫字字血淚地寫道：「老妻寄異縣，十口隔風雪。誰能久不顧，庶往共飢渴。入門聞號咷，幼子飢已卒。所愧為人父，無食致夭折。」

這種慘狀，原因不是杜甫無能，而是戰亂頻仍，天災人禍交織。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杜甫對百姓的疾苦感同身受。路過山村，他最同情的是「山深苦多風，落日童稚飢。」自己尚在窮困中，而時時悲天憫人。

杜甫的轆轆飢腸，更是古道熱腸。他那些飢餓之詩句，成為飽滿的「詩史」。可謂真正的「國家不幸詩家幸」。而那些飽食終日的宮廷詩人，只會歌功頌德甚至美化苦難，但他們的傳人卻是真不少呢。



瓜園蓬山  
gardenermarvin@gmail.com  
逢周三、四、五見報

# 私人照片策展人

亂，實在不忍卒看。

生活本有無序的一面，數字化則放大了生活中的無序。給每張照片寫個備註？這個念頭剛剛冒頭，就被我狠狠摀了下去。內容相似的照片太多了，難道把它們編號為「古松1」至「古松20」嗎？這樣備註等於不註。

最近，在報紙上看到國外有「私人相片策展人」的行業。策展人根據不同主題，如旅遊、寵物、觀展，對各張照片之間的關聯性、影像質量等作出專業分析，幫客戶分類、精選，教會客戶如何取捨，從而把龐雜的照片

策劃成一次私人攝影展。從事這一新興行業的人士說，「我們的口頭禪是『邊拍邊刪』。在烹飪學校，人們總是說，邊做邊清理。二者其實是一回事。」原來，這個新行業的奧秘如此簡單。按此行之，我們每個人或許都能成為自己的照片整理師和策展人。



知見錄 胡一峰  
逢周一、三、五見報

# 進階的青年

委進行內部人員招聘，彬從重慶的單位報名並脫穎而出，到了北京，不僅解決戶口問題，每月還只需繳納不到一千元人民幣就能住機關宿舍，讓同齡的北漂羨美不已。

據彬講，內地特別重視提高公務員素質，在剛入職時有初任培訓，入職後從事專項工作的公務員還有專門業務培訓，同時鼓勵所有公務員進行工作能力、更新知識的在職培訓。去年秋季，彬報考對外經貿大學MPA項目並獲錄取，只需周末上課進修，拿到學位後單位將補給所有學習費用，

且學位將能作為日後公務員考核任職、晉升的依據。對於這個不花錢提升自己的機會，很多像彬一樣的年輕公務員都很珍惜。

自二〇一九年，深圳、廣州開始「破冰」，面向港澳籍青年人才招錄公務員，為香港青年打開更廣闊的就業空間。



樸散為器 馮愛枝  
逢周三見報

# 《星光下的蛻變》

白菜，遇上期待破繭而出的毛毛蟲，兩個角色從認識、相知，至到產生微妙感情。隨著時光變化，其中一方需要成全另外一方繼續存活……

經典劇作就是可以經得起時間考驗，並能在不同藝術家的處理之下更新變化。普劇場在屯門大會堂一直推廣兒童劇，近期將《星》劇重新製作成為「毛毛蟲版」的合家歡音樂劇，令新一代觀眾可以接觸佳作。

《星》原劇兩個角色亦有英文名字：大白菜（威爾生）和毛毛蟲（莎洛蒂），分別由男女演員飾演，彰顯

了兩性的感情發展關係。「毛」版由兩位女演員擔演，導演刻意抹去性別特徵，讓劇情擴闊至親情和友情的層面。

文娛廳內建構了天圓地方的場景，呈現了浩瀚無邊的宇宙空間。開場時，一位敘事者先為兒童觀眾暖場，並化身為繪畫師，於電子畫板手繪圖畫，透過投影機投射在圓形布景之上，增添全劇的視覺效果。全劇創作了七首歌曲，配合劇情進展，抒發角色感想。導演和設計團隊花盡心思，以生動活潑的舞台形象傳達故

事，希望兒童觀眾能夠獲得體會。這是一次尚佳的嘗試，雖然部分幼年觀眾未必能夠即時了解故事內容，難以理解原著有關「愛與犧牲」的主旨，但父母能與子女一同觀劇，便能建立一趟共同回憶，怎也值得珍惜。



文藝中年 輕羽  
逢周一、二、三見報

# 納沃納廣場的《柔版》

一六七一年，意大利巴洛克作曲家托馬索·阿爾比諾尼在水城威尼斯呱呱墜地。他所譜寫的《為弦樂和管風琴所做的G小調柔版》乃是其最廣為人知的作品。「指揮帝王」卡拉揚曾攜手柏林愛樂樂團灌錄過兩張以其《柔版》為主打的專輯，均由德意志留聲機唱片公司發行。本周所推薦的乃是他於一九七三年錄製的首版，不僅收錄了阿爾比諾尼此作和帕赫貝爾的名曲《D大調卡農》，還包含了波凱里尼弦樂小五重奏《馬德里夜間的街頭音樂》和雷斯底基《古調與舞曲》。封面選擇的是十八世紀意大利畫家喬瓦尼·保羅·帕尼尼《羅馬納

沃納廣場被水淹沒》。自一六五二年六月二十三日開始，教皇英諾森十世開啟了「水淹納沃納廣場」的傳統。由於地勢低窪且凹凸不平，當把排水系統關閉後廣場便可人為改造成一個「蓄水池」。因此在之後超過兩個世紀的時光中，每年八月羅馬城最炎熱的時段均延續着這一傳統。一七五六年，帕尼尼用畫筆記錄下了當年「湖水節」的盛大場面。身為風靡十八世紀的「城市景觀畫」代表藝術家之一，帕尼尼以一個U形的焦點透視構圖（用貝爾尼著名的《四河噴泉》雕像及後面的方尖碑為畫作焦點），並以站在樓上略帶

俯瞰的視角記錄了人們身穿盛裝圍在納沃納廣場參與節日的場景。在藍天白雲的盛夏午後，羅馬市民在水中嬉鬧解暑；有錢人可以駕着馬車在廣場上有序地趟水繞圈，還有不守規矩的在肆意穿行，這一經典場面也被帕尼尼記錄下來。選擇此作局部為專輯封面的緣由，或許是因為帕尼尼和唱片中所收錄的除雷斯底基之外的三位作曲家均活躍於同一時代。雖然相互間並沒有交集，但其畫作無疑會喚起聽眾們對當時音畫作品時代感的共鳴。「碟中畫」阿爾比諾尼《柔版》&帕赫貝爾《D大調卡農》／《羅馬納沃納廣場被水淹沒》



藝加之言 王加  
微信公眾號：Jia\_artscolumn  
逢周三見報

# 權遊十二載

偶然間看到一個視頻——《權力的遊戲》十一年前後的演員》，雖然標題中存在語法問題，但經過大腦「自動糾錯」之後，也不影響我理解這視頻內容，是對比美劇《權力的遊戲》主要演員們自劇集第一季二〇一一年播出至今十一年來的外貌變化。視頻發布日期是二〇二二年十二月尾，所以嚴格來說，至今已十二年。

這麼快的嗎？《權力的遊戲》居然已經十二年了嗎？那我最早看原著《冰與火之歌》不是要十五年前？如果要我回想起十五年前，也就是二〇〇七、二〇〇八年自己所經歷過的事情，腦海中多半是一片朦朧，但第一次在書中看到龍母浴火重生、血色婚禮等等經典情節時的震撼之感卻清晰得恍如昨日。我搜索了一下二〇一一年電影——《金陵十三釵》、《龍紋身的女孩》、《那些年我們一起追的女孩》、《奪命金》……看這些電影，居然也是十二年前的事了？怎

麼好像沒有過去多久啊！我想，無論是閱讀還是觀影都是對眼前世界的一種架空，基於文字或光影，讀來或看來的信息，在腦海中重新構成了一個全新的世界，這個世界原本就與現實世界無關，所以與現實中的年份、日期就沒有了必然的聯繫。而從另一個角度，這就會帶給我們另一種神奇的體驗——比如我的朋友昨天剛剛讀完某本書，而同一本書我十年前就讀完但記憶猶新。我們兩人各自腦海中基於這本書所建立的世界或因為新鮮，或因為印象深刻都是嶄新的，所以我們聊起書中世界時完全沒有障礙，現實世界中的十年差距完全不會成為問題。這或許就是閱讀或觀影時的深刻體驗，總能有超越時空奇妙魅力的原因吧。



大川集 利貞  
逢周一、三見報

# 大潭水塘

一八九四年，香港商人陳德勳出版了一本用中文專門描寫香港的書，名曰《香港雜記》，詳盡講述了當時的香港概況以及經實地考察的香港社會風情。其中寫到「港島三塘」，令今人讀來仍為香港水務建設曾為世界矚目而倍感自豪：「水道工程繁浩，非親歷其景者不知。試周遊百步林及大潭，不特見其心思之奧巧，並可知水源之曲折層出，足供一港之用，真有令人匪夷所思者。」百步林，就是今天的薄扶林；大潭，就是如今的大潭水塘。

雖然「水源之曲折層出」，但當時的大潭水塘四圍，是光禿禿的山頭，全然不是現在層林疊嶂的模樣。但這恰恰說明了城市建設的魄力和遠見：大潭水塘集水範圍廣闊，可以滿足城市經濟人口迅猛發展的需求；長超過一百二十米、寬接近二十米、高二十七米有餘的主壩，在當時的世界水利工程中首屈一指；創造性地興建貫穿黃泥涌峽谷、超過兩千米的輸水隧道，以及與之配套、橫跨港島東西

的寶雲輸水道，不但實現了香港島的「東水西送」，更大大提升了半山地塊的商業價值和城市發展潛力；手挖沉箱等技術的應用，令國際水利界為之驚嘆。這些「心思之巧奧」，足以讓香港人引以為傲。

大潭水塘，如今是港人周末行山的好去處。從柴灣搭小巴，穿過經歷百年風霜的主壩，在郊野公園入口落車，一路綠樹蔭蔭，水光山色。水塘連同周邊的集水區，年復一年地交織成都市之肺，覆蓋廣闊、交錯縱橫，積澱成屬於全香港市民的瑰寶，我們沒有理由不珍視、珍惜、珍愛！

最初規劃的大潭水塘是如今的「上水塘」；後來大潭水塘不斷擴建，於是有了「中水塘」和大潭篤水塘，都是大潭水務文物徑的組成。美哉壯哉，港島三塘！



負喧集 趙陽  
jackeyzhao2018@gmail.com  
逢周一、三見報

# 無敵軟曲奇

軟曲奇的好，真的要在美國生活一段時間才知道。

曾經對它嗤之以鼻，帶着年少輕狂的態度，自覺曲奇只有脆的才好吃，就像蛋糕上一定要有奶油，否則就是詐騙。誰想到隨着成長軌跡多樣化，終有一天風水輪流轉，軟曲奇也能在我的食物鏈中反撲，並且愈演愈烈，呈現出一邊倒的勝利之勢，我也終於肯承認，所有對食物主觀的論斷，都來源於不夠成熟的心理圖式，很多真相其實沒有統一答案，這才是真相的狡猾之處。

倘若再給我個機會辯解，我還是覺得軟曲奇從一開始就沒打算「規規矩矩」做個曲奇，它更像介於餅乾和蛋糕之間的一種存在，有兩者兼容的口感和氣質，在黃油和麵粉中玩出一個新花樣，這時候你會覺得，哪怕是命題作文，一樣有人能寫得精彩絕倫。

當然，所有這一切都不妨礙它好吃。就像所有「美式」的餐桌主題，直接純粹，再帶上一個加大碼，唯獨不懂什麼叫含蓄。軟曲奇也是一樣，作為「本格」的美式甜品，一塊曲奇一杯咖啡，就能構成一段自得其樂的悠閒時光。如果有條件，請一定要加熱，每每把一個剛出爐的軟曲奇對半掰開，都有一種探索小蛋糕的錯覺。冒着熱氣的餅乾體，能清晰看到細微的氣孔，入口不乏餅乾的酥脆，但後調是更濕潤綿密的，絕不會「咔嚓」幾聲之後戛然而止。我的一大愛好，就是吃掉曲奇裏半融的可可豆，就選可味吧！相信這世界上沒人能抵禦熱可可的誘惑，尤其在這樣一個意想不到的空間裏，伴嚼嚼而來的層層香濃，恰好彌補了餅乾「直白扁平」的口感，以立體的方式四面圍繞。這感覺，就像做完SPA給臉蛋敷上的熱毛巾，就這一下，你會由衷地感慨，前面再花樣繁複，都不及這直擊內心的一下。



食色判答  
逢周二、三、四見報